

經籍典第四百四十卷

墨子部彙考一

周

周王之時宋墨翟著墨子七十一篇

按史記周本紀不載 按荀卿列傳墨翟宋之大夫

善守禦爲節用或曰並孔子時或曰在其後

註

墨子曰公輸般爲雲梯之械成將以攻宋墨子聞之至于郢見公輸般墨子解帶爲城以牒爲械公輸般九設攻城之機變墨子九距之公輸般之

攻城盡墨子之守固有餘公輸般屈而言曰吾知所以距子矣吾不言墨子亦曰吾知子之所以距我者吾不言楚王問其故墨子曰公輸子之意不過欲殺臣殺臣宋莫能守可攻也然臣之弟子禽滑釐等三百人已持臣守國之器在宋城上而待楚寇矣雖殺臣不能絕也楚王曰善哉吾請無攻宋城矣

墨子部彙考二

晉魯勝注墨辯 卷

按勝自序名者所以別同異明是非道義之門政化之準繩也孔子曰必也正名名不正則事不成墨子著書作辯經以立名本惠施公孫龍祖述其學以正刑名顯于世孟子非墨子其辨言正辭則與墨同荀卿莊周等皆非毀名家而不能易其論也必有形察莫如別色故有堅白之辯名必有分明分明莫如有無故有無序之辯是有不是可有不可是名兩可同

而有異異而有同是之謂辯同異至同無不同至異無不異是謂辯同辨異同異生是非是非生吉凶取辯於一物而原極天下之汙隆名之至也自鄧析至秦時名家者世有篇籍率頗難知後學莫復傳習於今五百餘歲遂亡絕墨辯有上下經經各有說凡四篇與其書衆篇連第故獨存今引說就經各附其章疑者闕之又采諸衆雜集爲刑名二篇略解指歸以俟君子其或興微繼絕者亦有樂乎此也

明李贄墨子批選 卷

按贄自序古之聖人言必可用用必其言雖所言不同然未嘗有一言而不可用雖所用不同然未嘗有欲用而不如其言者則吳起申韓其最著也吳子一書吳起之言也當時用之魏則魏彊用之楚而楚伯矣韓非之擬申商曰申子專任術商君純用法韓子之擬二子亦二子之自擬也今觀商君相秦才十年卒至富彊而令秦成帝業雖能殺其身而終不能不用其法申子輔弱小之韓以當暴秦之衝終其身國治兵彊秦至不敢加兵者一十五年則三子之言之

用何如也而況不爲三子者乎而況不爲刑名法術之家者乎自今觀之太上者學無學爲無爲事無事者也故其道不道其德不德人不用我我固不用人或我我亦不用此其人其言其用也如此予烏能知之哉予又烏能言之而又何敢言之歟姑置是管夷吾者無學爲學無爲爲無用爲用者也故道則因道德則因德用我我未嘗用不用我我未嘗不用此其道微眇而難知其爲術明白而難測其爲法也轉圓而不可窺以涯涘予又烏能知之予又烏能言

之而又何敢言之歟夫上而無爲如仲父而下至有爲如申吳其中言而必可用用而必當言者何多也蓋雖至于蘇張范蔡之徒其人雖反覆變詐而難信其言利害則曉然分晰而可審但非無用之言卽爲有德之言卽爲聖人之言不可以蘇張目之明矣而況申商吳起數子乎而況不爲申商吳起者乎墨子是已予讀墨子謬爲批選而意其言之可用者如此雖然予又何敢言之言之則其罪大矣

明唐氏新刊墨子十五卷

按陸穩序余讀賈生過秦論至孔墨並稱竊疑焉以爲墨非聖人類也賈生特言之過耳及觀韓昌黎讀墨篇謂其道與聖人相爲用又疑焉昌黎宗孟氏之學者孟氏闢墨甚嚴而昌黎乃稱取至此何其言之殊耶抑果墨之道可尚而無所背於聖耶余旣不敢以墨爲是而亦不敢以昌黎爲非惜乎不見墨氏之書以決胷臆之疑而徒懸兩可之見前年居京師幸於友人家覓內府本讀之乃知墨之道果異於自私自利之徒而其言足以鼓動天下之人尊而信之不

在于孔氏下其與孔並稱宜也孟氏出其後獨取天下之所尊信者闢而絕之得無防其流歟嗚呼子夏之後爲子方子方之後爲莊周謂周之學出于孔可乎學者資稟趣向自人人殊而其師學術或有未端果能導其流乎否也別駕唐公以博學聞於世視郡暇訪余於山堂得墨原本將歸而梓之故余效昌黎之說表章之云嘉靖癸丑歲春二月吳興陸穩敘按白賁枘序予嘗讀周興嗣文至墨悲絲染解者曰悲習染之易以移人也謂不異吾儒之旨他日讀論

孟攻乎異端斯害也已楊墨之道不息孔子之道不著則訾其詭聖而竊疑之以未覩全書取舍無從也今年春南昌憲伯貞山唐公以所刻墨集送予男多斡斡持告予予惟貞山公誦法孔孟孔孟非墨子者也顧刻以傳蓋有說也遂展讀之讀大司馬中丞北川陸公前序暨公所爲序乃知所以爲墨者及所以讀墨子者墨子昉親至雜守之辭凡七十一篇不下累萬言激切慷慨信可鼓動一世而兼愛三篇要言家國天下君臣父子之理而分未甚析爾奚至害仁

如夷之語耶噫後之謂墨者殆師墨而失其真者也孔孟之非之亦知末流之必弊而嚴之歟然則是書也可少哉故重壽諸梓以博同志江藩七十七翁白
賁枏書

墨子部彙考三
漢書藝文志

墨家

尹佚二篇注周臣在成康時也

田俅子三篇注先韓子蘇林曰俅音仇

我子一篇注師古曰劉氏別錄云爲墨子之學

隨巢子六篇注墨翟弟子

胡非子三篇注墨翟弟子

墨子七十一篇注名翟爲宋大夫在孔子後

右墨六家八十六篇

隋書經籍志

墨家

墨子十五卷目一卷注宋大夫墨翟撰

隨巢子一卷注巢似墨翟弟子

胡非子一卷注非似墨翟弟子梁有田休子一卷亡

右三部合一十七卷

唐書藝文志

墨家

墨子十五卷注墨翟按宋史止存此部以下二家不載

隨巢子一卷

胡非子一卷

右墨家類三家三部一十七卷

宋鄭樵通志

墨家

墨子十五卷注宋大夫墨翟撰墨翟與孔子同時漢

志注在孔子後

又三卷注樂臺注唐志不載當考

隨巢子一卷注墨翟弟子

胡非子一卷注墨翟弟子

董子一卷注戰國時董無心撰其說本墨氏

凡墨家一種五部二十一卷

王應麟漢書藝文志考證

子類

墨子七十一篇

館閣書目十五卷自親士至雜守為七十一篇亡

節用節葬明鬼非樂非儒等九篇晉魯勝注墨辯

其叙曰墨子著書作辯經以立名本惠施公孫龍

祖述其學以正刑名顯於世墨辯有上下經經各

有說凡四篇與其書衆篇連第故獨存史記云墨

翟宋之大夫善守禦為節用或曰並孔子時或曰

在其後索隱曰按別錄云墨子書有文子文子子

夏之弟子問於墨子如此則墨子在七十子之後

莊子天下篇云相里勤之弟子五侯之徒南方之

墨者若獲已齒鄧陵子之屬俱誦墨經而倍譎不

同相謂別墨又云以巨子為聖人皆願為之尸呂

氏春秋墨者有鉅子腹黃居秦墨者鉅子孟勝善
荆之陽城君孟勝曰我將屬鉅子於宋之田襄子
此卽莊子所謂巨子也

宋馬端臨文獻通考

墨家考

墨子十五卷

晁氏曰宋墨翟撰戰國時爲宋大夫著書七十一
篇以貴儉兼愛尊賢右鬼非命上同爲說荀孟皆
非之韓愈獨謂辨生於末學非二師之道本然也

高氏子略曰韓非子謂墨子死有相里氏之墨相
芬氏之墨鄧陵氏之墨孔墨之後儒分爲八墨離
爲三其爲說異矣墨子稱堯曰采椽不斲茅茨不
剪稱周曰嚴父配天宗祀文王又引若保赤子發
罪惟均出於康誥泰誓篇固若依於經據於禮者
孟子方排之不遺餘力蓋聞之夫子曰惡似而非
者惡莠恐其亂苗也惡鄭聲恐其亂雅也惡紫恐
其亂朱也惡鄉原恐其亂德也墨之爲書一切如
莊周如申商如韓非惠施之徒雖不闢可也惟其

言近乎僞行近乎誣使天下後世人盡信其說其害有不可勝言者是以不可不加闢也

異巖李氏曰墨子十五卷所傳本甚古然多脫誤或次第混亂章句顛倒往往斷爛不可復讀反覆尋究稍加是正使相聯屬十厘得一二當其合處猶符節也乃知古書訛謬正坐學者弗習耳博觀深攷尚庶幾識其純全云

陳氏曰漢志七十一篇館閣書目有十五卷六十一篇者多訛脫不相聯屬又二本止存十三篇者

當是此本也方楊墨之盛獨一孟軻誦言非之諄諄焉惟恐不勝今楊朱書不傳列子僅存其餘墨氏書傳於世者亦止於此孟子越百世益光明遂能上配孔子與論語並行異端之學安能抗吾道哉

按自夫子沒而異端起老莊楊墨蘇張申商之徒各以其知舛馳至孟子始辭而闢之然觀七篇之書所以距楊墨者甚至而闊略於餘子何也蓋老莊申商蘇張之學大槩俱欲掊擊聖人鄙堯舜

陋禹而自以其說勝者莊之蔑棄仁義禮法生於憤世嫉邪其語雖高虛可聽而實不可行料當時亦無人宗尚其說故鄒書略不及之蘇張之功利申商之刑名大抵皆枉尋直尺媚時取寵雖可以自售而鄉黨自好少知義者亦羞稱之故孟子於二家之說雖斥絕之而猶未數數然者正以其與吾儒旨趣本自冰炭薰蕕遊於聖門之徒未有不知其非者固毋俟於辯析也獨楊朱墨翟之言未嘗不本仁祖義尚賢尊德而擇之不精語之不詳

其流敝遂至於無父無君正孔子所謂似是而非明道先生所謂淫聲美色易以惑人者不容不深鋤而力辯之高氏子略之言得之矣而其說猶未暢愚故備而言之韓文公謂儒墨同是堯舜同非桀紂以爲其一家本相爲用而咎末學之辯嗚呼孰知惟其似同而實異者正所當辯乎

明焦竑經籍志

墨家

墨子十五卷

古今圖書集成

又三卷 注 樂臺注

隨巢子一卷 注 墨翟弟子

胡非子一卷 注 墨翟弟子

晏子春秋十二卷

墨子部總論一

漢書藝文志

墨家後序

墨家者流蓋出於清廟之守茅屋采椽是以貴儉養
三老五更是以兼愛選士大射是以上賢宗祀嚴父
是以右鬼順四時而行是以非命以孝視天下是以
上同此其所長也及蔽者爲之見儉之利因以非禮
推兼愛之義而不知別親疏

隋書經籍志

古今圖書集成
墨家小序

墨者強本節用之術也上述堯舜夏禹之行茅茨不
翦糲梁之食也桐棺三寸貴儉兼愛嚴父上德以孝
示天下右鬼神而非命漢書以爲本出清廟之守然
則周官宗伯掌建邦之天神地祇人鬼肆師掌立國
祀及兆中廟中之禁令是其職也愚者爲之則守於
節儉不達時變推心兼愛而混於親疎也

宋歐陽修崇文總目敘釋

墨家小序

墨家者流其言貴儉兼愛尊賢右鬼非命上同此墨
家之所行也孟子之時墨與楊其道塞路軻以墨子
之術儉而難遵兼愛而不知親疎故辭而闕之然其
彊本塞用之說有足取焉

明焦竑經籍志

墨家小序

墨氏見天下無非我者故不自愛而兼愛也此與聖
人之道濟何異故賈誼韓愈往往以孔墨並名然見
儉之利而因以非禮推兼愛之意而不殊親疎此其

弊也莊生曰墨子雖獨任如天下何其太轂而難遵
有以也夫墨子死有相里氏之墨相芬氏之墨鄧陵
氏之墨世皆不傳晏子春秋舊列儒家其尚同兼愛
非樂節用非厚葬久喪非儒明鬼無一不出墨氏柳
氏宗元以爲墨子之徒尊著其事以增高爲己術者
得之今附著於篇

墨子部總論二

秦呂氏春秋

慎大篇

孔子之勁舉國門之闢而不肯以力聞墨子爲守攻
公輸般服而不肯以兵加善持勝者不以術彊弱
公輸般在楚楚王使設雲梯爲攻宋之具墨子聞
而往說之楚王曰公輸般天下之巧工也寡人使
攻宋之城爲不得墨子曰使公輸般攻宋之城臣
請爲宋守之備公輸般九攻之墨子九却之又令

公輸般守備墨子九下之不肯以善用兵見知於天下也墨子名翟魯人也著書七十篇以墨道聞不二篇

老耽貴柔孔子貴仁墨翟貴廉關尹貴清

疑似篇

使人大迷惑者必物之相似也玉人之所患患石之似玉者相劍者之所患患劍之似吳干者賢主之所患患人之博聞辨言而似通者亡國之主似智亡國之臣似忠相似之物此愚者之所大惑而聖人之所

加慮也故墨子見岐道而哭之

漢賈誼新書

審微篇

機漸而往俄而東西易面人不自知也故墨子見衢路而哭之悲一跬而繆千里也

孔鮒孔叢子

詰墨篇

墨子稱景公問晏子以孔子而不對又問三皆不對公曰以孔子語寡人者衆矣俱以爲賢人今問

子而不對何也晏子曰嬰聞孔子之荆知白公謀而奉之以石乞勸下亂上教臣弑君非聖賢之行也

詰之曰楚昭王之世夫子應聘如荆不用而反周旋乎陳宋齊衛楚昭王卒惠王立十年令尹子西乃召王孫勝以爲白公史云二年是時魯哀公十五年也夫子自衛反魯居五年矣白公立一年然後乃謀作亂亂作在哀公十六年秋也夫子已卒十旬矣墨子雖欲謗毀聖人虛造妄言奈此年世不相值何

墨子曰孔子至齊見景公公悅之封之於尼谿晏子曰不可夫儒浩居而自順立命而怠事崇喪遂哀盛用繁禮其道不可以治國其學不可以導家公曰善

詰之曰卽如此言晏子爲非儒惡禮不欲崇喪遂哀也察傳記晏子之所行未有以異於儒焉又景公問所以爲政晏子答以禮云景公曰禮其可以治乎晏子曰禮於政與天地並此則未有以惡於禮也晏桓子卒晏嬰斬衰枕草苴經帶杖菅菲食粥居於倚廬

遂哀三年此又未有以異於儒也若能以口非之而躬行之晏子所弗爲

墨子曰孔子怒景公之不封己乃樹鴟夷子皮於田常之門

詰之曰夫樹人爲信己也記曰孔子適齊惡陳常而終不見即田常常病之亦惡孔子交相惡而又任事其然矣記又曰陳常弑其君孔子齋戒沐浴而朝請討之觀其終不樹子皮審矣

墨子曰孔子爲魯司寇舍公家而奉季孫

詰之曰若以季孫爲相司寇統焉奉之自法也若附意季孫季孫旣受女樂則孔子去之季孫欲殺囚則孔子赦之非苟順之謂也

墨子曰孔子厄於陳蔡之間子路烹豚孔子不問肉之所由來而食之剝人之衣以沽酒孔子不問酒之所由來而飲之

詰之曰所謂厄者沽酒無處藜羹不粒乏食七日若烹豚飲酒則何言乎厄斯不然矣且子路爲人勇於見義縱有豚酒不以義不取之可知也又何問焉

墨子曰孔子諸弟子子貢季路輔孔悝以亂衛陽虎亂魯佛肸以中牟叛漆雕開形殘

詰之曰如此言衛之亂子貢季路爲之耶斯不待言而了矣陽虎欲見孔子孔子不見何弟子之有佛肸以中牟叛召孔子則有之矣爲孔子弟子未之聞也且漆雕開形殘非行己之致何傷於德哉

墨子曰孔子相魯齊景公患之謂晏子曰鄰有聖人國之憂也今孔子相魯爲之若何晏子對曰君其勿憂彼魯君弱主也孔子聖相也不如陰重孔

子欲以相齊則必強諫魯君魯君不聽將適齊君勿受則孔子困矣

詰之曰按如此辭則景公晏子畏孔子之聖也上乃云非聖賢之行上下相反若晏子悖可也否則不然矣

墨子曰孔子見景公公曰先生素不見晏子乎對曰晏子事三君而得順焉是有三心所以不見也公告晏子晏子曰三君皆欲其國安是以嬰得順也聞君子獨立不慙於影今孔子伐樹削迹不自

以爲辱身窮陳蔡不自以爲約始吾望儒貴之今則疑之

詰之曰若是乎孔子晏子交相毀也小人有之君子則否孔子曰靈公汙而晏子事之以潔莊公怯而晏子事之以勇景公侈而晏子事之以儉晏子君子也梁丘據問晏子曰事三君而不同心而俱順焉仁人固多心乎晏子曰一心可以事百君百心不可以事一君故三君之心非一也而晏子之心非三也孔子聞之曰小子記之晏子以一心事三君君子也如此

則孔子譽晏子非所謂毀而不見也景公問晏子曰若人之衆則有孔子乎對曰孔子者君子行有節者也晏子又曰盈成匡父之孝子兄之弟弟也其父尚爲孔子門人門人且以爲貴則其師亦不賤矣是則晏子亦譽孔子可知也夫德之不修己之罪也不幸而屈於人己之命也伐樹削迹絕糧七日何約乎哉晏子以此而疑儒則晏子亦不足賢矣

墨子曰景公祭路寢聞哭聲問梁丘據對曰魯孔子之徒也其母死服喪三年哭泣甚哀公曰豈不

可哉晏子曰古者聖人非不能也而不爲者知其無補於死者而深害生事故也

詰之曰墨子欲以親死不服三日哭而已於意安者卒自行之空用晏子爲引而同乎己適證其非耳且晏子服父禮則無緣非行禮者也

曹明問子魚曰

子魚孔鮒

觀子詰墨者之辭事義相反墨

者妄矣假使墨者復起對之乎答曰苟得其理雖百墨吾益明白焉失其正雖一人猶不能當前也墨子之所引者矯晏子晏子之善吾先君先君之善晏子

其事庸盡乎曹明曰可得聞諸子魚曰昔齊景公問

晏子曰吾欲善治可以霸諸侯乎對曰官未具也臣

亟以聞而君未肯然也臣聞孔子聖人然猶居處勸

惰廉隅不修則原憲季羔侍氣鬱而疾志意不通則

仲由卜商侍德不盛行不勤則顏閔冉雍侍今君之

朝臣萬人立車千乘不善之政加於下民者衆矣未

能以聞者臣故曰官未備也此又晏子之善孔子者

也子曰晏平仲善與人交久而敬之此又孔子之貴

晏子者也曹明曰吾始謂墨子可疑今則決妄不疑

古今圖書集成

晉陶潛羣輔錄

三墨

不累于俗不飾于物不尊于名不伎于衆此宋鉏尹文之墨裘褐爲衣跂蹻爲服日夜不休以自苦爲極者相里勤五侯子之墨俱稱經而背謫不同相謂別墨以堅白此苦獲已齒鄧陵子之墨

宋程子遺書

墨子

程子曰墨子之德至矣而君子勿學也以其舍正道而之他也 問韓退之讀墨篇如何曰此篇意亦甚好但言不謹嚴便有不是處且孟子言墨子愛其兄之子猶鄰之子墨子書中何嘗有如此等語言但孟子拔本塞源知其流必至於此大比儒者學道差之毫釐繆以千里楊子本是學義墨子本是學仁但所學者稍偏故其流遂至於無父無君孟子欲正其本故推至此退之樂取人善之心可謂忠恕然持論不知謹嚴故失之

古今圖書集成
朱子語錄

墨子

楊墨皆是邪說但墨子之說尤出於矯爲不近人情而難行孔墨並稱乃退之之繆然亦未見得其原道之作孰先孰後也

墨子部藝文

讀墨子

唐韓愈

儒譏墨以上同兼愛上賢明鬼而孔子畏大人居是邦不非其大夫春秋譏權臣不上同哉孔子泛愛親仁以博施濟衆爲聖不兼愛哉孔子賢賢以四科進褒弟子疾沒世而名不稱不上賢哉孔子祭如在譏祭如不祭者曰我祭則受福不明鬼哉儒墨同是堯舜同非桀紂同修身正心以治天下國家奚不相悅如是哉余以爲辨生於末學各務售其師之說非二

師之道本然也孔子必用墨子墨子必用孔子不相用不足爲孔墨

辯晏子春秋

柳宗元

司馬遷讀晏子春秋高之而莫知其所以爲書或曰晏子爲之而人接焉或曰晏子之後爲之皆非也吾疑其墨子之徒有齊人者爲之墨好儉晏子以儉名于世故墨子之徒尊著其事以增高爲己術者且其旨多尚同兼愛非樂節用非厚葬久喪者是皆出墨子又非孔子好言鬼事非儒明鬼又出墨子其言問

棗及古冶子等尤怪誕又往往言墨子聞其道而稱之此其顯白者自劉向歆班彪固父子皆錄之儒家中甚矣數子之不詳也蓋非齊人不能具其事非墨子之徒則其言不若是後之錄諸子書宜列之墨家非晏子爲墨也爲是書者墨之道也

墨子迴車朝歌賦

唐王起

墨子慮厥居慎所如轉華轂遊殷墟疾朝歌爲名知非良邑惟時邁有度用迴德車將以擇樂國垂盛則舉足爲龜鏡立身乎繩墨每自西而自東咸作範而

作式始其命駕徘徊發軔員來豈半途而有廢將由
逕而無猜雜彼行人初僂僂而同造問於及境終轡
轡而獨迴乃曰歌樂者人必有度朝夕者天之所賦
苟名而不臧曷邑之足顧由是反征輪遵大路比危
邦之不入同覆轍之是懼載脂載牽却新逕而不疑
如輕如軒乃舊蹊而是遡諒無阻於寸進實自懲於
跬步借如不戒乎謠不恆乎朝自然哀樂失節威儀
莫昭何足以枉君子之車瞻夫翼翼來長者之轍美
以翹翹是用處身於克正示衆以不佻雖大道甚夷

峯如九州之險大都孔邇邈成千里之遙足以戒居
人警行子革詠歌之俗作道途之紀改轅不爽於歸
歟反路自忘於勞止方將趨樂土走仁里彼邑之士
莫得式其軒彼邑之塵莫得及其軌宜乎非禮勿動
惟貞是履與孔門而齊教將宋國而專美莫不始於
迴輪而彰乎勵已嗟乎車之攸避也尚戒乎歌身之
攸指也矧至於頗則懼柏人之不宿恥勝母而不過
比迴車之旨也未足居多

楊墨辨

宋王安石

楊墨之道得聖人之一而廢其百者是也聖人之道兼楊墨而無可無不可者是也墨子之道摩頂放踵以利天下而楊子之道利天下拔一毛而不爲也夫禹之於天下九年之間三過其門聞呱呱之泣而不一言其子此亦可謂爲人矣顏回之於身簞食瓢飲以獨樂於陋巷之間視天下之亂若無見者此亦可謂爲己矣楊墨之道獨以爲人爲己得罪於聖人者何哉此蓋所謂得聖人之一而廢其百者也是故由楊子之道則不義由墨子之道則不仁於仁義之道

無所遺而用之不失其所者其唯聖人之徒歟三子之失於仁義而不見天地之全則同矣及其所以得罪則又有可論者也楊子之所執者爲己爲己學者之本也墨子之所學者爲人爲人學者之末也是以學者之事必先爲己其爲己有餘而天下之勢可以爲人矣則不可以不爲人故學者之學也始不在於爲人而卒所以能爲人也今夫始學之時其道未足以爲己而其志已在於爲人也則亦可謂謬用其心矣謬用其心者雖有志於爲人其能乎哉由是言之

楊子之道雖不足以爲人固知爲己矣墨子之志雖在於爲人吾知其不能也嗚呼楊子知爲己之爲而不能達於大禹之道也則亦可謂惑矣墨子者廢人物親疎之別而方以天下爲己任是其所欲以利人者適所以爲天下害也豈不過甚哉故楊子近於儒而墨子遠於道其異於聖人則同而其得罪則宜有間也

墨子說

黃震

墨子之說似是而實不可爲治殆不止如韓昌黎之

議荀揚擇焉不精而已而昌黎乃儕墨子于孔子何哉且昌黎不過謂墨氏尚同而孔謂居是邦不非其大夫春秋譏專臣亦尚同耳然不非其大夫者惡居下訕上譏專臣者惡以臣逼君孔非尚同也墨子尚同謂天子所是皆是之天子所非皆非之與孔門所謂如其不善而莫之違者正相反顧可謂其與孔子同乎又不過謂墨氏兼愛而孔謂汎愛親仁以博施濟衆爲聖亦兼愛耳然仁者則親之旣異於愛衆而博施爲仁雖堯舜猶病之孔非兼愛也墨子之言兼

愛謂法其父母與法其君皆爲法不仁惟當法天與孔門所謂孝弟爲仁之本者正相背顧可謂其與孔子同乎謂墨尚賢而孔子賢賢疾沒世而名不稱是亦尙賢然賢之當尙雖愚不肖者亦同此心何獨孔墨之同顧墨氏之尚賢乃謂惟賢爲尙親戚則不可使富貴正與吾儒親親尊賢之義又相背耳謂墨氏明鬼而孔子祭如在曰我祭則受福是亦明鬼然鬼神之當敬雖愚不肖者亦同此心何獨孔墨之同顧墨氏之明鬼乃謂聖王明天鬼之所欲而避天鬼之

所憎是亦率天下萬民祭祀天鬼與吾儒報本反始之義亦相反耳昌黎嚴于荀揚擇焉未精之辨何獨恕于墨子似是而非耶墨子之書凡二其後以論稱者多衍複其前以經稱者善文法昌黎主文者也或者一時悅其文而然與昌黎曰孔子必用墨子墨子必用孔子愚曰孔子必不用墨子墨子亦必不能用孔子雖然儒名而墨行者昌黎固嘗揮之矣

跋隨巢子胡非子

洪邁

漢書藝文志墨家者流有隨巢子六篇胡非子三篇

皆云墨翟弟子也二書皆不復存馬總意林所述各
有一卷隨巢之言曰大聖之行兼愛萬民疎而不絕
賢者欣之不肖者憐之賢而不欣是賤德也不肖不
憐是忍人也又有鬼神賢于聖人之論其于兼愛明
鬼爲墨之徒可知胡非之言曰勇有五等負長劍赴
榛薄折兕豹搏熊羆此獵徒之勇也負長劍赴深淵
折蛟龍搏黿鼉此漁人之勇也登高危之上鵠立四
望顏色不變此陶岳之勇也剽必刺視必殺此五刑
之勇也齊威公以魯爲南境魯憂之曹劌匹夫之士

一怒而劫萬乘之師存千乘之國此君子之勇也其
說亦卑陋無過人處

墨子部紀事

晉書隱逸傳魯勝字叔時少有才操爲佐著作郎元康初遷建康令稱疾去官中書令張華遣子勸其更仕再徵博士舉中書郎皆不就其著述爲世所稱遭亂遺失惟注墨辨存其敘曰名者所以別同異明是非道義之門政化之準繩也云云

按序已載彙考

神仙傳封衡字君達隴西人也幼學道通老莊學大言凡圖籍傳記無不習誦復遇魯生女授還丹訣及五嶽真形圖遂周遊天下故山官水神潛相迎伺而

凶鬼怪物無不竄避人或疑之以矢刃刺禦皆不能害常駕一青牛人莫知其名因號青牛道士魏武帝問養性大略有二侍者一負書笈一攜藥笥有容成養氣術十二卷墨子影形法一篇靈寶衛生經一卷在人間僅二百餘年後入元丘山不見

墨子部雜錄

韓非子顯學篇世之顯學儒墨也儒之所至孔丘也墨之所至墨翟也自孔子之死也有子張之儒有子思之儒有顏氏之儒有孟氏之儒有漆雕氏之儒有仲良氏之儒有孫氏之儒有樂正氏之儒自墨子之死也有相里氏之墨有相夫氏之墨有鄧陵氏之墨故孔墨之後儒分爲八墨離爲三取舍相反不同而皆自謂眞孔墨孔墨不可復生將誰使定後世之學乎孔子墨子俱道堯舜而取舍不同皆自謂眞堯舜

堯舜不復生將誰使定儒墨之誠乎殷周七百餘歲
虞夏二千餘歲而不能定儒墨之真今乃欲審堯舜
之道於三千歲之前意者其不可必乎無參驗而必
之者愚也弗能必而據之者誣也故明據先王必定
堯舜者非愚則誣也愚誣之學襍反之行明主弗受
也墨者之葬也冬日冬服夏日夏服桐棺三寸服喪
三月世主以爲儉而禮之儒者破家而葬服喪三年
大毀扶杖世主以爲孝而禮之夫是墨子之儉將非
孔子之侈也是孔子之孝將非墨子之戾也今孝戾

侈儉俱在儒墨而上兼禮也

呂氏春秋當染篇墨子見染素絲者而歎曰染於蒼
則蒼染於黃則黃所以入者變其色亦變五入而以
爲五色矣故染不可不慎也非獨染絲紗也國亦有
染非獨國有染也孔子學於老聃孟蘇夔靖叔魯惠
公使宰讓請郊廟之禮於天子桓王使史角往惠公
止之其後在於魯墨子學焉此二士者無爵位以顯
人無祿賞以利人舉天下之顯榮者必稱此二士也
皆死久矣從屬彌衆弟子彌豐充滿天下王公大人

從而顯之有愛子弟者隨而學焉無時乏絕子貢子夏曾子學於孔子田子方學於子貢段干木學於子夏吳起學於曾子禽滑釐學於墨子許犯學於禽滑釐田繫學於許犯孔墨之後學顯榮於天下者衆矣不可勝數者皆所染者得當也

順說篇惠盎見宋康成公曰孔丘墨翟無地爲君無官爲長天下丈夫女子莫不延頸舉踵而願安利之今大王萬乘之主也誠有其志則四境之內皆得其利其賢於孔墨也遠矣

鹿門子或曰楊墨有道乎曰噫錢格塞皆有道也何啻乎楊墨哉吾知夫今之人嗜楊墨之道者其一夫之族耳

容齋續筆墨子書貴義篇云子墨子北之齊遇日者日者曰帝以今日殺黑龍于北方而先生之色黑不可以北墨子不聽遂北至淄水不遂而反日者曰我謂先生不可以北子墨子曰南之人不得北北之人不得南其色有黑者有白者何故皆不遂也且帝以甲乙殺青龍于東方以丙丁殺赤龍于南方以庚辛

殺白龍于西方以壬癸殺黑龍于北方若子之言不可用也史記作日者列傳蓋本于此徐廣曰古人占候卜筮通謂之日者如以五行所直之日而殺其方龍不知其旨安在亦可謂怪矣

墨翟以兼愛無父之故孟子辭而闢之至比于禽獸然一時之論迨于漢世往往以配孔子列子載惠盎見宋康王曰孔丘墨翟無地而爲君無官而爲長天下丈夫女子莫不延頸舉踵而願安利之鄒陽上書于梁孝王曰魯聽季孫之說逐孔子宋任子冉之計

囚墨翟以孔墨之辨不能自免于讒諛賈誼過秦云非有仲尼墨翟之知徐樂云非有孔曾墨子之賢是皆以孔墨爲一等列鄒之書不足議而誼亦如此韓文公最爲發明孟子之學以爲功不在禹下者正以闢楊墨耳而著讀墨子一篇云儒墨同是堯舜同非桀紂同修身正心以治天下國家孔子必用墨子墨子必用孔子不相用不足爲孔墨此又何也魏鄭公南史梁論亦有抑揚孔墨之語

芥隱筆記墨子雖有賢君不愛無功之臣雖有慈父

不愛無益之子故曹植自試表云故慈父不能愛無益之子仁君不能畜無用之臣

長松茹退慙慙子曰孟軻排楊墨廓孔氏世皆以爲實然是豈知孟子者歟如知之則知孟子非排楊墨乃排附楊墨而塞孔道者也雖然孔氏不易廓而能廓之者吾讀仲尼以降諸書唯文中子或可續孔脈外或有能續之者吾不得而知也

弇州山人宛委餘編荀子云墨子蔽於用而不知文宋子蔽於用而不知得揚子云莊揚蕩而不法墨晏

儉而廢禮

淮南子云墨子非樂不飲朝歌鄒陽獄

中書亦云邑號朝歌墨子迴車而顏氏家訓獨云邑

號朝歌顏子不舍蓋引論語撰考識曰邑名朝歌顏

淵不舍七十弟子掩目宰予獨顧由惑之墮車按顏

子未嘗同諸弟子與夫子異行墨翟惡奢喜儉於理

爲近 墨子云紂生捕兕虎指畫殺人費仲惡來足

走千里手制兕虎由此觀之紂卒之倒戈後攻血流

漂杵蓋與其黨自相格鬪故也

墨子部外編

弇州山人宛委餘編自古文章之士稱以仙去者理
或有之余覽真誥諸書按孔子爲太極上真公治九
嶷山一云廣桑山真君墨翟爲太極仙卿

